

## 第四十二章 入室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第一次踏進自己“未婚妻”的閨房，卻是用的大夫身份，進入他眼簾的，首先是那張青螺為飾，紫理為勾的床，然後是三位姑娘，一位是葉靈兒，一位是妹妹，還有一位正低著頭，忙著拉好\*\*的縵布??是那位大丫環。

範閑咳了兩聲，走上前去，在丫環端過來的圓凳上坐好，像個正牌大夫一樣，捋了捋頷下胡須，隻是這新粘上去的胡須有些不結實，險些捋掉了，他趕緊撤了這做派，開口問道：“煩請小姐伸出手來。”

林家小姐自然正躺在\*\*，隔著幔布也隱隱約約能看見那嫋嫋身段，她聽著大夫說話，緩緩將左手伸了出來，擱在柔軟的腕枕之上，這腕枕似乎是常備之物，就擱在一邊，看來宮中的禦醫常來診治。

範閑看著那白如靜玉的一截手腕，心頭一動，不知怎地竟想到如果將這手腕的主人娶回家去，日後便可以摸了再摸，快活的不行...他趕緊收斂心神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搭在手腕上。指尖與林小姐的手腕一觸，雙方不知道為何，同時抖了一絲。

葉靈兒不敢打擾大夫診脈，好奇地看著這位費大人的學生，發現對方隻用了一根手指，想到傳聞中費大人的手段，越發多了幾分信心。她哪裏知道，範閑雖然頗通醫術，但畢竟隻學了一年，哪裏能和真正的禦醫比學養，唯一的強處便是在用藥和前世的少許見識，之所以故意用一指斷脈，隻是想唬一唬身周地人。樹立自己神醫的形象。

範閑的指頭覺著滑膩幹淨，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，竟似舍不得放開手，略一沉吟說道：“小姐脈象有些虛。但燥意十足，虛損火旺相雜，細若遊絲，倒有些麻煩。”

“怎麼了？”

“能不能看看小姐地麵相，好作判斷？”

“不行！”大丫環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個提議，雖然慶國風氣比較開放，但\*\*這位卻是皇帝義女，身份太過特殊，就連禦醫都不讓看臉，更何況這個不知從哪裏來的野路醫生。

範閑有些失望。轉而說道：“聽說禦醫正斷定小姐是肺癆？”

回答他的依然是大丫環，那位林小姐似乎有些虛弱，躺在\*\*一言不發：“是。”

範閑想了想。覺得似乎有些把握，畢竟肺癆就是前世的肺結核，雖然自己穿越時沒有像其它大能那樣帶上一個急救箱，但治病的法子總是有許多的，於是他繼續問道：“小姐是不是經常感到疲勞？而且經常咳嗽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不是身體漸漸瘦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不是經常感覺潮熱不堪？”

“是。”

範閑有些惱火。這大丫環的嘴真快，他眼珠子一轉，問道：“是不是經常流虛汗？”

“是。”大丫環依然搶著回答。

但範閑卻像是沒有聽到。在伸出床幔的那隻柔軟手掌掌心裏摸了一下，發現確實有些微潤。林小姐萬萬想不到外麵的大夫竟然如此大膽，又羞又急地將手縮了回去??範閑的動作很快，所以床外地三位姑娘都沒看見。

範閑皺眉道：“還沒有咳血吧？”

“已經開始咳了，入春的時候好了些，不過前些天又咳了起來。”看見這年輕的大夫將症狀說地準確，大丫環收回了輕視，帶著一絲焦急和希望回答道。

“嗯。”範閑沉吟少許後鄭重說道：“小姐確實得的是肺癆。”

聽他問了半天居然？\*黨鮮桓齟齬葉賈？賴氛率擔？苟淨芬è畔倫齏健：惹壞冒顏飡齟蠓蚘銑鋤？讀槎？閃憊？窖郊？度綏舐季醯糜行「緩靡謹跡？拖鋁送貳？br>

範閑卻不理這些，站起來自去書案前找了隻筆，開始寫藥方。寫完之後，大丫環拿到手裏瞧了瞧，發現依然是百合同金湯，隻是多了兩味紫珠草和黑山梔，又還多了一味黃芩。她皺眉問道：“黃芩苦寒瀉火堅陰，但是太傷元氣，能用嗎？”

所謂久病成醫，這丫環幾年來看著不同的大夫為小姐看病，對於治肺癆的方子熟地不能再熟，所以下就指出了其中的問題。範閑看著她，不免多了幾分佩服，解釋道：“隻要病人身體好，應該無礙，先用猛藥衝上一衝，然後再徐徐圖之。”

大丫環看了他一眼，有些生氣說道：“小姐得的是肺癆，身體虛弱地很，怎麼可能禁得住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也不生氣：“小姐既然已經咳血，那這病就有些重了，所以得先養好，再用藥。”

“到底是先用重藥還是先養？”葉靈兒已經聽的有些糊塗了。

範閑咳了兩聲：“從現在起，每天給小姐喝一碗崇奶，記住要喝生的。”他這是前世聽的某個偏方，而且確實很有效果。（書友瑜珈熊瑜珈熊提供）他又問道：“小姐的飲食如何？”

大丫環正在想著崇奶的事情，又聽著這句話，自豪回答道：“每天清粥小菜，絕對沒有挨過一點葷腥。”

範閑大怒，心想都病成這樣了，你們怎麼還這樣呢？一個弱弱的小姑娘，居然還不讓她吃好點兒，也太過分了！??看到旁邊妹妹和葉靈兒奇怪的眼神，他才知道自己這氣生的太沒道理，依林小姐地身份，怎麼也不可能有人還在口食上克扣才對，想來一定另有原因，自嘲一笑，問道：“為什麼這麼吃？”

三位女子像看白癡一樣看著他，心想肺癆患者要忌葷腥，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。

偏偏範閑受的教育卻不知道這件事情，所以他很執著地說道：“得讓小姐吃些好的。不要再忌油葷了，崇奶一定要喝，日常地膳食也必須豐富些。如果一時適應不了，就用生山藥、生薏米各一兩搗成粗渣。煮至爛熟，再將柿霜餅半兩揉碎，倒裏麵調勻喝下去。等半月之後，再用我先前開的方子。”

他自顧自說著，別人卻是皺著眉，沒有誰敢聽他的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先前在外麵攔著他們一和三人那位老嫗嫗，扶著腰走了進來，不知道剛才做了什麼，竟然如此辛苦。說話地聲音都有些軟弱無力：“你們怎麼進來了？”大丫環笑著迎了上去，解釋道：“這位是葉姑娘請來的醫生，小姐同意讓他們看一下。”老嫗嫗有些不高興。說道：“這需裏的禦醫也是每兩日來診治一次，這位醫生又有什麼稀奇處。”

大丫環笑說道：“倒確實有些稀奇，都已經判定小姐得的這病，還讓我們給小姐天天準備些山珍海味。”

老嫗嫗一聽，拚命搖頭。說這可千萬使不得，萬一耽誤了小姐病情，這可如何是好？隻說得兩三句。她麵色一變，匆匆告罪離開。範閑雙眼中閃過一絲笑意，對那位丫環說道：“學生這劑藥，一定得配著先前說的進用，不然萬萬沒有效果。”

丫環卻依然不肯聽他的，搞得範閑惱火的狠，心想將來若真的能與你家小姐同鴛帳，定舍得你疊被鋪床！他無奈說道：“我這裏有些現成的藥丸，先吃兩粒養養。如果療效不錯，你應該信我了吧？”

“藥丸或許是好的，但肉是一定不能吃地。”這丫環可真擰。

範閑氣的是咬牙切齒，卻不知該如何辦。

當他咳血的時候，她在咳血，當他當他急地咬牙切齒時，她也急的咬牙切齒。紗幔之後，那位虛弱躺在病榻上的清麗姑娘，聽到外麵大夫的聲音，早已急的不知該如何辦才好，那聲音如此耳熟，明顯就是自己在慶廟偏殿裏遇見地少年郎，雖然不知他為何來到自己家，也不知道他怎麼變成了費大人的學生，但是，但是...

林姑娘雙手緊緊地抓著綢被的邊角，可愛地如貝白牙輕輕咬著下嘴唇，十分激動，一抹並不健康但是格外魅麗的紅色染上了她的臉頰。這可怎生是好？明知道那人就在幔外，卻不知該如何相見，真真愁死個妹妹愛煞了個人兒。

聽到外麵的對話似乎漸漸結束，那個聲音的主人就要離開，姑娘終於忍不住了，撐著身體坐了起來，斜靠在床頭，使盡了全身的力氣才喊出了蚊子般大小的聲音：

“等一等！”

...

聽見縵紗後的聲音，外麵的四個人有著完全不一樣地反應

，丫環首先走了過去，低聲問有什麼事情，葉靈兒則是麵露關心，而若若卻是想著今天哥哥冒險喬裝來到這裏，卻沒有辦法看見林家小姐一麵，所以下意識裏去看哥哥的表情??不料卻看到了一隻呆鵝。

範閑聽到等一等這三個字之後就呆了，化身為呆鵝，傻乎乎地看著\*\*，似乎要隔著幾重縵紗看清楚那裏麵女子的模樣，以證實先前的聲音。在慶廟的時候，他曾經聽過白衣姑娘說話，尤其是那句，其實隻有那句：“你...是誰。”

慶廟裏輕柔的三個字，卻是令他印象無比深刻，未曾忘記。

範閑馬上知道紗幔裏的人是誰，一股子得到失去複到得到的狂喜衝入他的大腦，讓他在短時間內有些麻木，有些不知所已，受到衝擊之後，馬上想到黃立行的那首歌：“音浪太強，不晃，會被撞到地上...”所以他有些搖搖晃晃，卻馬上清醒了過來，硬生生止住了一把掀開床前那道紗的衝動，。

“小姐，有什麼事嗎？”丫環在床邊低聲問道。葉靈兒也走了過去，皺眉道：“晨晨，你先躺下去，坐起來幹嘛？”

“這...這位大夫。先前說的似乎很...有些道理。”紗縵裏的姑娘似乎有些著急該如何措辭，...個當麵看看，或許...大夫會更有把握些。”

丫環聽小姐都這麼說了，但記著規矩。隻好為難地將求助的眼光投向葉靈兒，葉靈兒這個時候已經有些懷疑範閑地醫術，所以勸了幾句沒什麼必要的話，但耐不住林家小姐的堅持，心頭一酸，隻道姐妹自忖來日無多，所以不肯放過任何一線希望??她好歎了口氣，伸手去拉紗縵。

就在這當兒，那位可惡的老嫗第三次上了樓來，看見這幕一驚。便要去拉範閑離開。範閑心頭一怒，心想你還真是麻煩，兩道目光如雷神發怒般瞪了過去。目光及處，老嫗一捂肚子，落荒而逃。

範若若自然知道自家哥哥目光並不能傷人，這是瀉藥還在堅定地發揮著作用，忍不住掩嘴而笑。此時範閑的唇角也掛著一絲微笑。看著漸漸拉開的紗幔，等待著二人相見的那一刻。

紗幔拉開，錦被之中。一個膚色白皙，雙眼水靈，麵有紅暈的清麗姑娘，就這樣出現在眾人麵前，如同沒有旁人一樣，兩對目光柔和卻堅定地對到了一處。

範閑的目光裏滿是喜悅與開心，而林家小姐的目光卻...十分惘然和失望！範閑馬上反應過來，自己今天化了妝的，這位隻有一麵之緣的未婚妻。自然沒有辦法當場認出自己來，眼神裏不自禁地帶上了一絲笑意與無奈。

林小姐在丫環的攙扶下坐好，看著麵前這個陌生地年輕大夫，難以掩飾自己的失望，但漸漸地眉頭皺了起來，似乎在回憶一些什麼，似乎從這個年輕大夫笑吟吟的眼光中發現了什麼。

葉靈兒忽然覺得費大人地學生目光十分令人討厭，催促道：“傻站著幹嘛？”

範閑微笑著走上前去，細細端詳著那張自己記掛了幾日的美麗容顏，看著那抹不健康的紅暈，心頭生出萬分憐惜，柔聲道：“一定要按我剛才說的法子進食吃藥，知道嗎？”

聽見這聲音再次響起，看見這完全不一樣的臉龐，林家小姐有些暈眩，手臂撐在\*\*，輕聲說道：“麻煩您了。”

...

離開林姑娘閨房地時候，林姑娘極有禮貌地謝過了這位年輕的大夫與範家小姐，她知道這位範家小姐將來極有可能成為自己的“小姑子”，所以心頭難免會有些莫名地情緒，再看那位年輕大夫，心頭更是一片激蕩，明明聲音是他，為什麼卻不是他？

看著那位年輕的大夫就要走出門口，林姑娘十分著急，卻根本沒有法子。身為名義上的郡主，先前堅持見大夫一

麵，已經是極大膽的舉動，難道還要自己去追問對方，前些天你是不是去過慶廟，是不是看見一個白衣的姑娘，還記得那隻雞腿嗎？

罷了罷了，明明不是那個人，隻是聲音有些相似罷了，看來這些天睡的太沉，又太記掛那個聲音，竟有些入了魔障。

就在姑娘家患得患失，漸趨失落的時候，範閑忽然在房門口頓住腳步，回身帶著一絲古怪的笑容說道：“羊奶要喝，葷腥要沾，如果餓了，多備幾個雞腿吃吃。”

林姑娘眼睛一亮，問道：“可這些天胃口不大好，時常有些惡心作嘔。”

“不要緊，吐啊吐的，就吐成習慣了。”範閑發現自己將來地老婆是個聰明人，十分欣喜，說道：“白天可以通通風，但晚上一定要記得...關窗子。”

葉靈兒和丫環覺得這個大夫是不是腦子出了問題，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。

在回範府的馬車上，沒有什麼外人，隻有一臉微笑的範閑和正在旁邊偷笑的範若若。範若若看自己哥哥想忍住狂笑的衝動，忍的十分辛苦，笑著說道：“想笑就笑吧，憋著幹嘛？”這話一出，馬車裏頓時傳出一陣極快意的大笑聲，十分響亮，驚著了道路兩旁行人，嚇壞了守在前麵的藤子京。

“這個世界上的事情真巧。”看見哥哥高興。範若若也忍不住替他欣喜，“沒想到林家小姐竟然就真地是哥在慶廟遇見的姑娘。”

“是巧。”範閑撓撓有些發癢的眉毛，笑著說道：“以後別叫什麼林家小姐了，叫嫂嫂。”

範若若取笑他：“十月才過門。現在就叫嫂嫂會不會急了點？而且亞...你知道宰相大

人和長公主都是不喜歡你的，你不也是曾經想過推了這門親嗎？”

範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此一時彼一時，如今地哥哥，可是一定要將那個女子娶回來的。別說宰相大人長公主，就算監察院那位院長大人回了京都，我也不去管他。”

範若若忽然好奇問道：“今天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看見林...嫂嫂。”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起來，“嫂嫂雖然生的清麗，但也沒你上次形容的那般美若天仙啊。”

範閑一怔，鄭重問道：“這還不算美若天仙？”

範若若很客觀地說：“不算。”

範閑想了想。有些茫然，半天之後才說道：“難道這就叫做...情人眼裏出西施？”

“哥，你這句話的意思我大概能明白。不過西施是哪裏的美女？”範若若很好學。

範閑這時候滿腦子的林家姑娘，早就喪失了這些年來甘當妹妹師長的優良傳統，隨便糊弄道：“西施就是澹州港一個賣豆腐的姑娘，長的很漂亮，皮膚很白。”

“騙人。”範若若有些不滿意了。發現哥哥自從確認將來地嫂嫂就是心上人之後，整個人都有些恍神。

範閑安慰道：“哪有騙你？你小時候還偷偷跟我溜出別府去菜場逛過，當時她就在那裏賣豆腐。隻不過你年紀小忘記了。”

範若若將信將疑。

回顧今日之事，範閑心中無比感慨：“這哪裏是穿越，這明明是言情。”

林小姐姓林名婉兒，小名叫依晨，從小在皇宮中長大，沒有什麼太多的朋友。她的身世有些離奇，所以雖然知道自己地父親就是當今的宰相大人，卻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與父親見面，倒是與舅舅親近些。尤其是四年前舅舅給自己指定了婚事之後，更是連母親都被剝奪了管自己的權利，倒是有了些輕鬆自在的日子，隻可惜這種日子也未免寂寞了些，葉靈兒又常常隨著自己的兄長們在定州那邊瘋，就算在京都，入宮也不是太方便，所以身邊連個能說說體己話地人都沒有。

年初的時候，不知道為什麼舅舅讓人將自己與父親的關係捅了出來，當時她還以為舅舅是準備讓父親難堪，逼父

親請辭，誰知道後來竟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，反而是將四年前擱置地聯姻一事，重新提上了台麵。

姓範名閑，戶部侍郎範大人在澹州的私生子？林婉兒唇角浮起一絲苦笑，看來對方也是個苦命人，從小就見不爹媽的麵，隻是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嫁給他呢？難道說自己的身份就是如此的不光彩，隻好胡亂許給範...閑？

不知道範閑長的是什麼模樣。

林婉兒無法自抑地想到白天的那位大夫，一絲笑意湧上唇角，掩嘴笑了起來，那人可真好玩，居然想了這麼個法子混進別院來了，要知道這裏可是皇家別院，禁衛森嚴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??冒充費大人的學生？還真是個膽大包天地人??但她馬上想到，這個人是隨著範府小姐一起來的，難道他和範府有什麼關係？那他一定知道自己與範府那位公子的婚事...天啦！既然他明明知道這些，為什麼還要來見我？為什麼還要對自己說那些話？

兩抹紅暈在她的臉頰上像霞雲一般美麗，在旁邊鋪床的丫環看著斜倚在床頭的郡主，不由有些呆了，笑嘻嘻問道：“小姐，又想到什麼開心事了？最近這兩天老看你無緣無故的笑。”

林婉兒有些窘迫，說道：“難道笑也不能笑了？”丫環吐了吐舌頭，憨憨地走到窗邊去關窗子，此時夜已經深了，早已到了入睡的時辰。林婉兒想到白天那位少年說的最後一句話，低聲說道：“你去拿些香來。”丫環心想不是還有嗎？卻沒有說什麼，自行下樓去。

林婉兒走到窗邊，纖細的手指放在窗檯的小橫木上，心想：“到底關還是不關呢？”一想到自己身上的病，一想到自己已經許給了叫範閑的那個陌生人，林婉兒心頭一痛，手指暗暗用力，將這窗子死死地關住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